

湘綺樓文集

湘綺樓文集

湘綺樓文集卷第五

長沙湘潭王闖運字王父撰

傳

李仁元傳

李仁元字伯元濟源人也年十九以經策舉於鄉

宣宗時天下方務趣文學士必以高第顯而仁元彬彬

雅儒以文章稱知名公卿閒自公卿以下無不知仁元

者丁未以進士廷對第高同列前後皆選入翰林及

天子臚仁元名且視且思踰時頃卒用爲中書舍人在

中書四季

宣宗棄羣臣

遺詔命後世毋奉配郊

今皇帝孝謹下其議羣臣皆奉遺詔大學士穆彰阿獨議

列聖皆配今子不尊父無以示天下大孝 遺詔謙讓
皇帝孝敬禮可竝行漢司員及翰詹科道無冒具橐仁
元獨同其議草奏有曰非常之德宜隆非常之禮非常
之孝可制非常之典且今議但爲

七幄非論功德文武世室固周公所勑今不奉

宣宗配天卽與

列聖異典示有優絀

皇帝雖不用其議朝臣皆大驚怪謂仁元依權相希驟進用仁元意不屑也然亦自念京官不可久居思外吏矣其季廣西山寇竊發命大臣督師使者十餘輩徵天下兵用兵歲餘未定於是仁元已請改知縣選樂平治襄出矣廣西兵旣未解雖僻遠寇未張曠日彌久人方不以爲意智者頗憂之知其難也咸豐二季夏六月仁元之官道鄱陽鄱陽知縣沈衍慶者石埭人也治鄱久循吏第一見仁元以爲才特季少思有以裁啟之因欲觀其意曰愚聞子舍簪筆出內閣涉江湖來求爲令令

固不易爲也吾弱冠以進士吏外二十載矣然而才不高智不多行不奇吏事日墮願吾子幸教之仁元謝曰唯唯不敢如夫子之言夫子以高材多智而求奇行令之所以難也若仁元才不高智不多行不奇雖年少亦未見令之難也衍慶曰甚善然子知射乎志正體直以求正鵠此射者之所能也若夫飄風墮沙拔綱技維立者什僵目昧不開當此之時而何用鼓節爲夫禍生於無形政成於有因今江西方當多憂子年少新吏誠有見議人或不信吾謬以虛聲達于上知幸佐子言之二縣密邇幾有可爲也仁元頓首曰幸甚請約爲兄弟飲

三日別而公到縣縣小好鬪有四族世相讎動結千人約期會戰如敵國仁元勸治不聽刀矛方交乃獨馳馬橫兩眾前眾大驚又感悟罷公終仁元在官不復鬪殺獄訟衰止游惰皆斂跡民愈益樂之是季秋七月廣西寇出湖南圍攻長沙八十日不下卽連破府縣踰洞庭陷武昌武昌者重鎮也在三江上流勢震動東南明季春正月遂破九江江西洵洵南昌民逃且盡鄱陽大恐沈衍慶被疾臥未起縣人閔遷金帛亂棄於道奸民劫剽湖旁城中大亂衍慶力疾馳出雨雪甚東西往來自捕劫者斬二人以徇安循民民稍稍還集而仁元在

樂平民譁疑僚佐入縣視所爲則畱與博已悉閉外戶
獨間出治他事及發庫銀市錢數十百萬商賈悉還譌
言不興衍慶知仁元果賢則已心屈之矣寇已定至安
慶以窺江甯

天子復命大臣視師至南昌畱頃之未發視師者故善
仁元仁元遺書曰蓋聞審時者立偉業懦事者受奇困
時無不可爲事無不可成得全則全昌失全則全亡此
之不可不察也今寇飽意張脅眾疾進此其志揚揚策
我不能故也夫彊弩洞札不及其後瓦合相附不堅一
擊故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戮力而趨軍據上游選

勁師并食驚馳駕流聯營其勢若建瓴水然一戰而勝
再戰定矣且江甯非巖城也士非角力而鬪困也軍機
滯而寇勢張大城挫而兵氣燄詩曰誰敢執咎咎可執
乎書往不報而其後寇據江甯終果不拔江西院司知
兵燧日遠因議轉餉下檄曰今運道已斷京漕阻遏見
穀數十萬石銀錢日匱固不如三分之一運食軍士一
糶納價一存各郡縣倉議下饒州沈衍慶言令不便且
曰今言三議食軍者道遠無定固非守令所任致也減
價而糶則錢入不滿例卽昂民又不買存倉虛積蒸朽
而無用矣仁元乃議曰功不百者不舉事害不除者不

安國今寇卽遠然其執不孤縣利在侵掠方以自救而九江東南之亢掇也武昌安慶新敗凋瘠屬界郡縣殘者多矣夫民無食則思亂險不守則日削誠無粟而已有粟此有民有民此有土故不若先發見穀來流亾屯九江制要害誠能盡轉額漕且賑且募夫以數十萬穀供十萬之眾半歲之食必有餘矣一府屯兵數萬雖市人其聲先雄又以法訓之見可而進畫疆而守爲今策之上者也人臣當厝火積薪之日憂危無所幸有所見不幸而言不行唱者一而咻者十始乃與同志合道之士俛仰事故痛哭而私言之屈平曰眾人皆濁我獨清

世人皆醉我獨醒仁元與衍慶往來辯言反復而不能
自已讀其書憤激悲惋之意不知其所從來詩曰不知
我者謂我罔極罔極之言豈不悲哉於是議已不行夏
五月寇犯南昌列郡大恐仁元乃之鄱陽見衍慶衍慶
迎之曰今爲柰何仁元曰吾聞寇眾在江漢此其來者
偏旅也吾已使人覘其實彼舟未集來者百餘耳舟小
一容十百十之數當不過千人且新罷氣虛水陸不相
顧吾今與公合五百人卽一日夕可至各束炬夜進擊
焚其舟彼卒出不意受創後有來者心動且餒省城兵
出破之必矣仁元白哲小榦貌恂恂如婦人然其與人

語眉顰雋發氣逼人衍慶難之且以仁元易言兵遲久
不決仁元復畫略言其必勝乃定發期日日夕將啟行
晡時仁元父走急卒書來曰縣中卽夕有變卽急歸無
遲於是仁元泣衍慶怪之仁元曰夫事難集而時易失
不得身往吾與公各不相謀恐會有變所以泣也衍慶
後獨往事格不就畱南昌一月仁元權鄱陽知勢將敗
乃大息曰嗚呼吾嘗三策三不行今以空城委我於此
此吏民不相習事急民散與約皆異志無可成者吾非
不可辭難顧患歸樂平取便利然吾命也初仁元在縣
募兵縣人應募數千人選壯士得五百明日一一引告

言戰事恣重從我者退走必斬於是人各退計官恣令
明信往必誓死我等顧父母妻子不得輒應命卽具告
官辭去者二百三人餘二百九十七人皆謝親戚訣墳
墓別朋友而從仁元仁元軍不滿三百屯府城戰氣十
倍六月大雨連十許日湖漲城中可船七月丁巳寇來
舟蔽湖湖汎濫無隘以守守城城久盡墮居民又早盡
徙寇登餘官盡逃仁元被甲上馬負劒腰短弓矢手長
矛先馳約其卒曰卽戰有利害不測吾未死必不敢退
吾爲若等先取其首彼徒眾不足誅也仁元居河北習
擊刺馬上運一丈矛直衝寇刺黃衣隊首仆殪之馬前

進數十步寇眾大驚當是時從卒二百九十七人皆呼
譟作氣寇敗且駭視其眾寡再合戰轉爲四鄉四五復
之仁元督率從卒從厚兵重圍所刺斫數十百人寇合
益眾則縱馬阻積潦橫溢步卒稍後不屬乃獨一人在
馬上奮矛叱殺寇旁斫之中左臂失矛卽攀街旁屋椽
踞坐門樓中矢顛殞餘卒來救猶死鬪死者過半乃各
敗散於是沈衍慶亦殞衍慶從南昌歸未五日仁元還
其印衍慶推與之省中大吏招仁元未發而亂至衍慶
乃佩鄱陽縣印持銅鞭出戰亦殺賊十許人而竟與仁
元俱死仁元裏衣滿印樂平縣印衍慶印在懷閒故俱

得尸仁元母陳夫人聞難卽約家人曰今寇計必來吾屬婦人義不待寇卽辟公又非禮也夫知縣卽卑官吾等特分祿受命服民望之矣若前計早脫父母吾固不可且母不殉子人亦不訾我顧我將異乎馮生以藉口者也遂自經死而仁元女弟三人妻金氏及妾皆投井死金氏者河內人十八歸仁元家貧以婦道能奉舅姑及仁元官京師負才志論天下事而出接公卿大夫及公車待詔四方之士口不能言國政用是益自喜恣意聲色以爲我無所不可金氏勸正之卒成其名十餘年前海內方憂英吉利數爲患患邊金語仁元曰吾聞天

下之患在土崩不在于瓦解以此觀之患方不在此也
乃卒以身與於難夫婦竝死豈不悲哉已而寇果犯樂
平仁元父及其弟亦死之蓋鄱陽陷五日樂平陷仁元
一家盡死江西巡撫上言曰臣聞烈士不倖賞國典不
屯降亦各行所安而樹義于祀者奉承吏之所宣也臣
謹案故樂平縣知縣李仁元防扞府城見危無渝謹案
李仁元之父李子墀母陳氏妻金氏勇義蹈禮皎焉飭
厲謹案李仁元之弟李贊元三女弟依侍父兄長幼全
節謹案李仁元之妾楊氏僕孟坤僕婦某某殉主無貳
竝壯勁草之氣奮干城之誼誼驚寰區氣陵衡廬臣愚

竊聞祀祀死勤祭祭國殤謹上奏請下議立專祠報其忠 詔曰可樂平父老思令之德雖不得久治死於鄱陽衛樂平也又無子因盡葬其父母以下各爲犬豕卽冢前立祠歲時祠祀焉鄱陽民亦建祠曰二忠祠沈衍慶及仁元初仁元到樂平祀羣祀縣旁有張令大家民祠祭甚謹張令者前明建文時率家人从國難者也縣廨左屋有井謂之爲女井女井常有風襲人仁元祭後井愈益神異其家婦女卒開女井从之

王闔運曰余始見仁元時初以文士求之及久與言蓋其意高安鐸軼虞龔矣仁元常從容爲余言其爲政頗